



夺红旗

夺 紅 旗

——西安工人小說选

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編

李 恩 宝 插图

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六〇年·西安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37×1092 毫米 $1/32 \cdot 5\frac{14}{16}$ 印张 • 94,510字

1960年5月第一版 • 1960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 定价: (5)四角二分

统一书号: 10147 • 165

編輯說明

这本书里收集的二十一个短篇小说，是从几年来西安市职工业余作者所写的许多作品里选出来的。它们的作者，绝大部分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。〈下車間〉、〈梭子的故事〉和〈新来的女徒工〉等三篇，发表于〈延河〉；〈夺红旗〉原载〈陕西工人报〉；其余十七篇都选自〈工人文艺〉。还有一些优秀的工人作品，因已收入别的选集，所以我们不再编选。

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领域是很广阔的，时代气氛也非常强烈。它们热情地歌颂了各项建设战线上英雄人物的形象，表现了工人阶级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和精神面貌。描写一九五八年全民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沸腾生活的作品，在这里占到很大的比重。

这本书的编选工作，是在上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。西安各报刊编辑部，也都给了我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。虽然如此，但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，缺点和错误仍旧难免，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以批评、指正。

編 者

1960年2月

目 次

鋼·····	譚 淡(1)
鋼鐵子弟·····	胡 青(5)
梭子的事·····	楊大發(18)
試 驗·····	董玉麟(32)
周 末·····	郭宗周(40)
样样管·····	孔金德(50)
下車間·····	朗 羽(60)
儿 子·····	張親民(71)
同房的人·····	野 草(79)
双 喜·····	周桂女(84)
夺紅旗·····	雷 鞭 桑 扶(90)
兩員將·····	趙廉芳(101)
龍門跑·····	張秋堯(110)
龍虎斗·····	楊大發(120)
新米的女徒工·····	劉賢梓(126)

兩枝花·····	杨大发(142)
120 号·····	朗 野(150)
質量展覽台·····	郭 金(154)
风雪之夜·····	董玉麟(164)
天气預报·····	王永清(170)
爱情上的弯路·····	曹稚民(174)

鋼

澤 洪

一个黑夜，风势很大；远处黑洞洞，近处灰蒙蒙；天上看不见星月，地上看不见人影，风声捲去了平常夜晚的琴音、歌声……听到的只有那树儿在风中呼呼作响，电线在旷野的呼啸……

在一座职工家属宿舍的二层楼上，一家窗戶还亮着。这时，一个中年妇人打开窗子，探首俯視；許久，自語道：“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风，吹乱了她的长发。她关住了窗子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床前，低首沉思。

“按理該是五点下班，現在都九点了……該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……”她长嘘了口气，又移步窗前，側耳細听，楼下并无脚步声，只有风的呼啸。

她把桌上的飯菜放到蒸籠去，拉开了风箱，炉內的煤熊熊地燃着。

看了看壁鐘，她心想：“这会該回来了，都九点半

啦，往常最迟也不过迟到现在……”一想到这里，她又马上从笼里端出饭菜。她的眉间浮上了由衷的笑意：“几天来他念叨着鲜鱼汤，这不就是；他会很满意的。”

窗子虽然关得紧紧的，但灰尘还是一阵阵从窗隙鑽进来，她走过来用碗盖上了饭菜，用布擦了桌子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怎么还不回来？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感到肚子隐隐有点痛。她马上意识到，莫不是孩子要出世了！喜悦和惊惶占据了她的心。因为这是第一个孩子，多么希望丈夫能在自己身边。她又慢慢移步窗前静听，室外仍然没有脚步声。

肚子愈来愈痛了，她不能在窗前再站下去，于是便走过来躺在床上。她没有做声，怕惊动四邻。她的思绪很乱：“周云呀，可莫怪我说你……万一发生意外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她感到一阵害怕，但疼痛过后，她又想：

“为什么偏要在今晚生！周云一定在搞大跃进，他还没吃饭呀，我得送点饭去……”

壁钟响了一下，夜更深了。

她在阵痛过后的瞬间，感到一种幸福：“孩子呀，孩子，你该多好，你生的时候正碰上你爸爸在搞大跃进，明天早上你爸爸回来……”

临产前的剧痛，已使她失去了控制力，她不由得“哎——哟，哎——哟”叫起来。

隔壁的王大娘听见喊声，来到她家。

“哎呀，桂兰！你是临盆了吧！”王大娘见桂兰在床上翻来翻去，却不見老周在家，“你怎么不早說一声。”

“老周哪去了呢？生娃了还不在家。”李嫂也进来了。

“王大媽，你扶着桂兰，我去生火燒水。”

桂兰的喊声，愈来愈大……

当老周家的壁鐘打着二点的时候，这个临时开辟出来的炼鋼車間，灯火輝煌，工友們揮汗如雨，个个干劲冲天，在他們面前摆着的任务是迎接第一炉鋼水。鋼，是社会主义祖国的生命，人們都在以幸福的心情迎接它。

老周是个老炼鋼工人，但搞土法炼鋼还是第一次，所以今晚他特別紧张。

他时而看看炉溫，时而观察炉膛，时而摸摸鼓风机……

忽然有人叫他：“周云，周云，你爱人生产啦，快回去！”这是老周的鄰居王湘的声音，他是刚从家里跑来的。

这时工友們都为这个喜訊高兴，他們拍着老周的肩膀：“老周呀，你得回去，这里有我們。”

“是的，头生子，你可得在跟前！”

人們七咀八舌地說着。

老周一听，不由得楞了一下。

“你老婆給你生兒子啦！”有人拉長了聲音說着。老周樂得合不上咀，是阿，老周怎麼不樂呢？跟桂蘭結婚十多年了，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現在。解放初期，他娘還為得個孫孫求神問卜，結果是白搭；去年自他愛人懷孕後，他夢里都為此事笑着。今晚孩子就要出生了，多好啊，這又叫老周怎麼不樂呢？

，當他準備請臨時假回家時，另外一個念頭阻止了他：“今晚要出鋼！”看，多少雙眼睛在盯着，多少人的心在等着。我是煉鋼組長，我不能走！

“小王，麻煩你告訴你媽媽照料一下。我不能離開這裡，這裡一分鐘也不能離開。”他看了看手表，“半小時後就要出鋼了。”說罷，他又對着爐膛觀察起來，爐膛的鋼水，正在滾滾沸騰……

小王走了十幾步，忽然回轉頭來：“老周，你給娃取個啥名字？”

周云頭也沒回，對着爐膛高聲答道：“鋼，鋼鐵的鋼，這個鋼！”他指了指爐膛。

周圍工人都笑了。

翌晨，廠里廣播筒傳出了動人心弦的消息：“職工同志們，我廠第一爐鋼水，在同志們苦戰一晝夜的努力下，已于昨晚煉成了……”此時，周云正抱着他的“鋼”望着窗外祖國美麗的早晨微笑……

鋼 鐵 子 弟

胡 青

“小伙子，把你們炉长的一切情况給我談談好嗎？”

已經是夜十点了。一位报社記者坐在我的对面，端詳着我，我窘极了。但看样子不講是不行了，我給客人倒了一杯水，开始講下面一段故事。

—

已經是午夜十一点半了。

月光透过粗粗壮壮的洋槐，从打开着的窗戶斜射进来，室内亮得象点了电灯。招待所的外面，从远处时而傳來咚咚錚錚的汽錘声，机械运轉声。明爽的秋夜，象我的心一样一点也不平靜。

这并不是因为才換了一个地方睡覺，而造成我的失眠。我幼时的亲爱的伙伴，你現在正在高大的厂房里指揮着天車澆注鋼錠呢，还是全神貫注地帶領着你的战友們在向通紅的炉膛里加料呢？你一定不知道我来了吧！

你见到了我那乐劲，一定难以形容吧？你……

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钢铁二厂的。今天下午三点半的样子，人事厂长朱森，在办公室里接见了。朱森是个矮个子，但却是很健壮的人，胖胖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。那满脸亲切的笑容，使人一见到就感到高兴。他是一位诚恳可亲的老人。当我把毕业证书和介绍信递给他时，他微笑地站起来，握着我的双手，有些激动地说：

“好呵，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。太好了，我们工人队伍中也出了知识分子！哈哈，好小伙子！”他拍了拍我的双肩，收敛了笑容，严肃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工人的儿子，是工人出身的大学生，记住：要很好地担起这个担子！”

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刚见面，他就知道我的底细了。我有点迷惑：也许是人事工作者的特别的才能。我微笑了一下，说：

“只有好好向老师傅学习。”

人事厂长的脸色开朗了，笑意遮住了他脸上的苍老，他高兴地说：“小赵，工人没理论知识这话现在要报废喽！”

哎呀，厂长真是有风趣的人。当他津津有味地把工厂概况向我谈了一点后，话题便转向我的工作问题上

来了。我深深地記得，他握着我的手，一字一句地說：

“小赵，你的工作是炼鋼車間六号轉炉的助理技術員。你們炉长是陈自杰，是一个优秀的炼鋼工。”

“陈自杰！”我有点惊异，好象耳朵不好使似的，我又重复了一句。

“嗯。”

“多大岁数？”我追問了一句，心悸动着。

“二十四。怎么啦？小伙子，你一去，很快就会和他成为好朋友的。”朱厂长好象怕我耽心遇到一个倔脾性的人。这从他的語气和他的微笑里，可以感觉到。

我没有解释。我的心只在“陈自杰”三个字上。我繼續問：“朱厂长，他哪地方人？……”

“朱厂长，三号車間有人急着找你。”門外的人打断了我的問話。

“大概是山东吧。”厂长已經走出办公室的門了。

“陈自杰，陈自杰……”我默念着，激动着。因为这是一段叫人难以遺忘的事情。

二

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一个黃昏。北风嗖嗖地刮着，干枯的树，結滿冰凌的枝柯，左右搖摆着；朵朵雪花，在

漫无边际的天穹飘着。

在京汉铁路，离北京不远的一个火车站上，有一对小孩。他们一个穿着肥大而又露出棉絮的、满是灰土和油垢的棉袄，另一个大一点的，穿的比较好些，却补着无数个补丁。这一对孩子，在大雪中正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，抓弄着才从机车锅炉下清洗出来的煤渣。由于煤渣的灼热，碰到冰凉的白雪，而溶化出的大量热气，把这一对孩子的脸呵得通红。他们高兴地说笑着，一同拿着铁扒，把还未烧尽的煤渣连同炉灰，往一个长方形的大筐里扒着。他们不时用沾满黑煤的手擦着凝结在睫毛上的水珠。

大风嘶叫着。远处传来火车的鸣声。

“孩子，孩子，你……”赵大叔痛苦地站在他们面前，朝着较小的孩子叫着。

“爸爸。”大些的孩子抬起头，指着煤堆，天真地说：“这里面没烧尽的煤可多。”

赵大叔沉默无语。

忽然，他们象发现什么似的，那个较小的孩子问道：“赵大叔，你怎么不高兴啦？”他把手在衣服上擦着。

“孩子，你的爹……”赵大叔看着小个儿的孩子哽咽得语不成声，泪水在眼眶子里打转转。他突然一把搂

住这个孩子，撫摸着他，手顫抖着，泪水撲簌簌地掉在孩子的脸上。

“大叔，我爹怎么样了？”他瞪着充滿稚气和莫解的眼睛。

“走，不拾了。”赵大叔一脚踢翻了筐子，一手拉着孩子，向票房后面的一个工厂奔去。

雪还在飘着，一切还是从前那样，只不过在铁軌旁多了一个破筐，煤渣渐渐地被雪掩盖住了。

当晚，风雪交加，更增加了威力，好象它要埋掉这个世界。

这两个拾煤渣的孩子，陪着他們的媽媽和赵大叔，望着一个上半身没有一点皮肤的血淋淋的死屍哭泣着。这两个没有一点生活經驗的拾煤渣孩子，连同三个老人，面临着这血的悲惨事件。他們懂得了恨，因为他們失掉了爱。

半个鐘头前，孩子的爸爸嚥气前的遺囑，象鉛块压在孩子的心上。孩子的爸爸断断续續地說：“孩子，你夠苦了……記着，总有一天，有好日子的……总有一天……”

“孩子……你再干工，可甬炼……鋼；中国不……需要……炼鋼……工……”

这話在同家的路上，刺痛着年紀小一些的孩子

心。他的媽媽和趙大叔哭紅了眼，而他沒有眼淚，他在心里想着：爸爸為什麼被鋼水燒死？為什麼死了後廠子里沒一個人來看一眼？

是呀，在吃人的社會里，眼淚不能解飢，為了活下去，經過媽媽苦苦哀求，這個孩子又走進他父親生前的工廠。他開始學着挑起生活的担子。他害怕那熊熊的鋼水，因為它燒死過自己的親人。他只做些雜活，可是拿到的工資又如何維持母子的生活呢？經過趙大叔的捐助，他隨同母親回山東去了。

這個稍小的拾煤渣的是誰呢？是他——陳自杰；我父親同事的兒子，我少年的朋友，拾煤渣的伙伴。

我清楚地記得，每當我們拾完一筐煤渣後，我們哼着民歌野調，無憂無慮地光着腳丫子，跑到春明河畔，跳下水洗去滿身的煤灰；然後我們打水仗，拾蚌殼……玩夠了時，便躲在橫穿大河的鐵路橋下爭執着：

“魚吃空氣能飽嗎？”我不相信。

“魚還吃魚呢，大魚吃小魚。”

“小魚呢？”

“小魚吃蝦子。這是我爸給我說的。”他好象很相信他爸的話。

忽然岸上來了兩個穿得挺闊氣，戴着台灣草帽的人，騎着兩輛嶄新的自行車。他看見自行車說：

“大哥，听说北海鱼很多，咱们买辆自行车去多好。”

“现在哪有钱？”

“等咱们长大了，也炼钢，多多的炼，用炼的钢咱自己做，做自行车，做汽车，做飞机，做轮船，做各种好玩的。咱们要到哪就到哪。”他说得多好呀！

桥上有人叫了。

“听，你妈妈来了。”

我俩偷偷地背起煤筐回去了。

想不到几个月后，小陈回山东去了，我们分别了。

三

十三年后的今夜，明月当空，我的心里却不平静。

瞧，那灯光辉煌的工厂多么吸引人呀！那上下班的工人来来往往。工厂区，时而从南，时而从北，时而从中间射出一道道银光，一闪一闪。也许是电焊工在焊零件吧。工厂的右边，一片火光冲天，也许正炼好一炉钢了吧。

我无心欣赏这绚烂的夜景。匆忙地走向了工厂。

呵，好大呀！那巨大的天车，在头顶轟轟地滚来滚去；第一号天车，正吊着钢包，把盛满了的钢水，往钢锭模型里倾注；那第二号天车，正把空空的钢包吊往